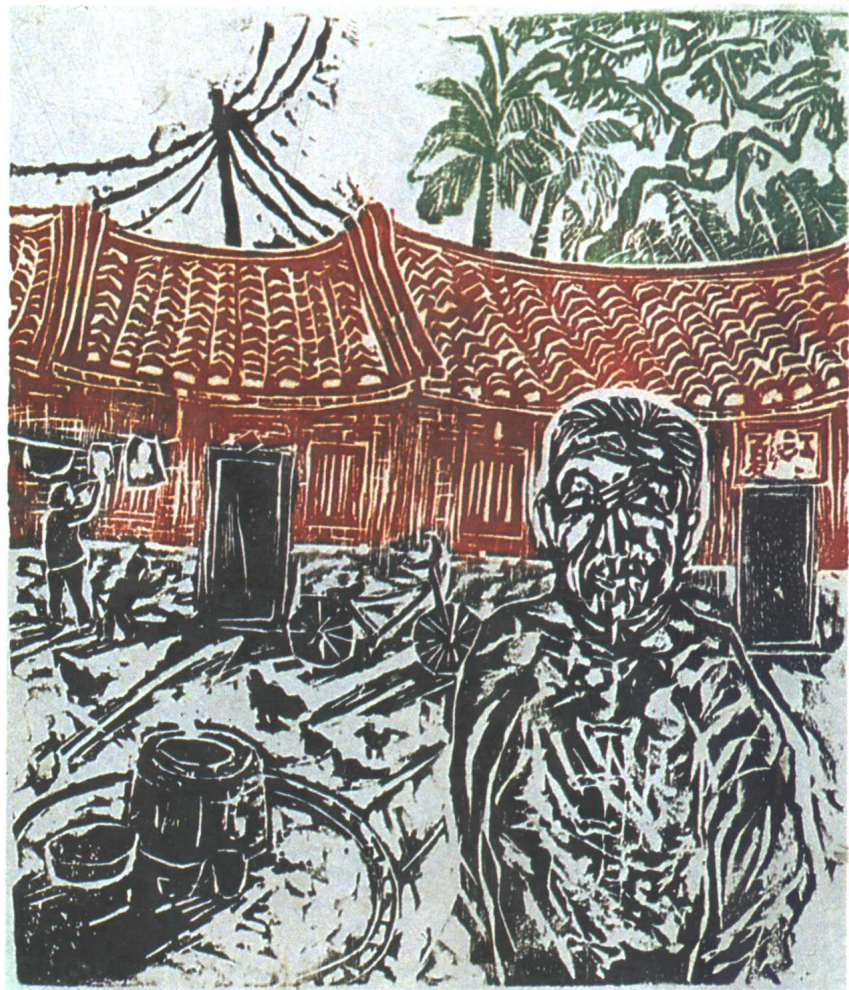


前衛叢刊 15

1983台灣小說選

彭瑞金 主編



前衛出版社



1983

臺灣小說選

· 前衛叢刊 15

彭瑞金 主編

前衛叢刊 15

定價110元

1983 臺灣小說選

編 者／彭 瑞 金

發行人／林 文 欽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台北市晉江街124巷6弄9號

電話：3962185・3913974

郵政劃撥：562555

印刷所／嘉信印刷廠

台北市內江街110巷6號

法律顧問／黃正淮律師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82-2號4F

電話：3965197～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746號

中華民國73年4月1日初版

台灣小說選編選委員會簡介

彭瑞金（本年度主編）

台灣省新竹縣人，一九四七年生。新銳傑出評論家。曾獲一九八一年巫永福評論獎。著有評論集「泥土的香味」。吳濁流文學獎評審委員。

何欣

河北省深澤縣人，一九二二年生。現任政大西語系教授。著有「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海明威創作論」、「索爾貝婁研究」等及翻譯多種。曾擔任吳三連文藝獎、聯合報小說獎、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散文獎，及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評審。

李喬

台灣省苗栗縣人，一九三四年生。現任台灣文藝主編。獲一九八一年第四屆吳三連文藝獎。著有「寒夜三部曲」等小說多種。曾擔任吳濁流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及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評審。

宋澤萊

台灣省雲林縣人，一九五二年生。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研究。曾獲中國時報小說推薦獎、吳濁流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著有「打牛滿村」、「禪與文學體驗」、「福爾摩沙頌歌」、「蓬萊誌異」等。

季季

台灣省雲林縣人，一九四五年生。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撰述委員。著有「屬於十七歲的」、「拾玉鐲」、「澀果」等，編有書評書目版六五、六八年小說選，及前衛版一九八二年台灣散文選。

唐文標

廣東省開平縣人，一九三六年生。伊利諾大學博士，現任政大教授。著有「唐文標碎雜」、「天國不是我們的」、「我永遠年輕」等。曾擔任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評審。

尉天聰

江蘇省陽山縣人，一九三五年生。現任政大中文系教授。「筆滙」、「文季」創辦人。著有「路不是一個人走出來的」、「民族與鄉土」等。編有「鄉土文學討論集」。曾擔任中國時報小說獎、聯合報小說獎、及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評審。

鄭清文

台灣省台北縣人，一九三二年生。現任職於華南銀行。獲第四屆台灣文學獎。著有「校園裏的椰子樹」、「現代英雄」等。曾任聯合報小說獎評審。吳濁流文學獎評審委員。

鍾肇政

台灣省桃園縣人，一九二五年生。曾任台灣文藝、台灣時報、及民衆日報副刊主編。獲第二屆吳三連文藝獎。著有「台灣人三部曲」等小說多部。曾擔任中國時報小說獎、聯合報小說獎、吳三連文藝獎評審。

葉石濤

台灣省台南市人，一九二五年生。爲當今我國傑出小說家和評論家。著有「葫蘆巷春夢」等小說集多種，及「台灣鄉土作家論集」、「作家的條件」、「小說筆記」。曾擔任吳三連文藝獎、中國時報小說獎、聯合報小說獎、及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評審。

1983 臺灣小說選導言

彭瑞金

一

臺灣文學通過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紛爭和疏理之後，照理說應該毫無疑問地在一個清晰的原點上飛躍，在一寬廣的創作道路上邁步前進；實際上，這不僅只是此地文學工作者單純的想望，也是錯覺。不管從文學客觀的環境檢討，抑或從文學的藝術本質去思考，這種期待都有悖於可貴的文學獨創精神，也不貼切活潑、自由的文學生命，我們應該勇於迎接多元化的生機盎然的臺灣文學新時代來臨。誠然，論戰的背景是個文學形式與文學價值觀顯得模糊、曖昧，亟待釐清調整的時機，卻並不就顯示爭議是以追求單一的創作模式、軌轍為標的。撇開彌天烽火之火藥味、和若干節外生枝的爭執，對於認清臺灣文學的本質與過往的建樹，仍有肯定性的意義。

發軔於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運動，近六十年間，迭經時代、社會、政治的遞變，所含蘊的駁雜體質、繁複的文學形式，以及所肩負的文學使命，已經呈露若干虛浮、模糊的面貌。嚴格說來，經由一年多論戰反覆的申辯、探索與試煉，有助於澄清、凝鍊臺灣文學的體質，予臺灣文學

更明確的定義、更真確的使命感。透過論辯中強勁的現實主義的主流理論，突示了臺灣文學與現實結合的傳統色彩，當現實的意義予以歷史形式的延伸之後，我們深一層的發現，臺灣文學所呈現、反映的絕不止於數十年來的顛簸與苦難的再現，在骨子裏已深刻地與臺灣四百年來的歷史命運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了。臺灣文學在日本殖民時代擔負起反帝、反封建的社會使命；戰後，再一次地從一連串的試探、摸索、反省中，也已經找到認真生活、誠實反映這塊土地上人民生活經驗的文學，印證了臺灣文學結合現實的本質。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等於清晰地為這樣的文學承傳打一個逗點。

從這一個逗點延伸，便是現實主義參與的呼聲，提醒作家警覺客觀的現實環境，激發作家參與現實的熱忱，呼籲作家認真誠實地反映自己生活的空間。在這個基礎上的文學運動，結合了社會運動、知識開發運動，文化運動……，不但引領文學深入廣大的現實世界，更從現實走進歷史，使臺灣文學確定為名符其實的反映臺灣經驗的文學。

這樣的文學運動，被誇大、形容為具有挖牆腳、刨樹根的威力，純粹是蓄意點燃戰火者的過度反應，鄉土文學運動的純粹文學運動本質，可從運動的參與幅度加大之後，使得文學本身發生對結構體的震撼性省思看出來，鄉土運動在進入論戰的階段後，所發出的自省性訊息，便是臺灣文學是否有其文學的獨立自尊的地位？是不是僅只是附著於社會運動為其傭兵？因之，文學無用

論的繁聲、文學無力感的呻吟，很快地散佈出來，也某種程度地冷卻了高漲的文學空氣，進而禍延池魚，懷疑臺灣文學寫實主義傳統的價值，於是，有人試圖以空洞的、虛漲的文學名號為鄉土主義、現實主義灌風吹氣。其實這些心虛的名號翻新，並不是謙虛誠懇的自省，也無益於解除其內在萌發的困擾，反而帶來臺灣文學又一度面目模糊的危機。

無論如何，臺灣新文學傳統中所堅持的寫實主義文學，所依據的不許背向、不准逃避人類生活的創作理念，至少經歷了一個世紀以上的時光錘鍊，應有不被輕蔑否定的藝術光芒；再說，寫實主義文學即使有所不足，也不是臺灣文學的痼疾。也許我們無法否認的還是臺灣文學所植根的臺灣這個社會，所面臨的隨時都可能發生驚濤駭浪變局的恐懼心理，顯現在文學創作信念上的不確定、不固著的虛無感，基本上不是孤立的文學問題，它應該屬於整個社會、整個時代的。我們常聽到類似我們沒有哲學、沒有思想、沒有知識、沒有文化……的咒語，其實這種飄浮在「知識份子」羣中的虛無意識，並沒有深刻的說服力，與其輕蔑、粗魯地認定臺灣沒有哲學、思想、知識、文化……，不如說臺灣在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扮演著世界性思想文化實驗室的身份，其駁雜繁複與不定着的特質使得臺灣缺乏清晰的文化、哲學面目。寧其徒以嘲笑的心情來面對這些；還是認真地思考臺灣文化今天的處境從根做起？考驗着此地知識人的良知。

數十年來，以寫實主義為主導的、像標兵一樣挺立在臺灣文化界的臺灣新文學，固然也有遭

遇逆境、挫折、隱爲潛流的際遇；然而透過鄉土文學運動的釐清、凝聚，證明臺灣文學數十年來一直獨立自尊地堅守自己的文學使命，並不是臺灣社會運動的傭兵。鄉土文學戰火熄止之後，八〇年代的臺灣文學應該可以毫不猶疑的擺脫自慚形穢的心理，以尊嚴磊落的態度加入臺灣文化運動中，成爲一股堅實的領導動力，成爲新的飛升據點。臺灣文學在新的時代裏，應該勇於發展傳統裏寫實主義文學的長處，擔負起重建、改革人民生活信念的角色。其實在日據下的臺灣文學，除了擔負起許多人所津津樂道的，反帝、反封建的社會使命外，對破除迷信、啓迪民智、引導民衆學習新的人生觀、接受新的人生事物等廣泛文化層面的貢獻也不容忽視。準此以往，戰後的臺灣文學在表面上雖然壓低了自己的姿態，但以抗日歷史爲背景的小說、詩歌……保存了一脈香火，毫無可疑的是導發七〇年代鄉土運動的主要因緣，其顯示的意義依然是屬於整體文化層面的。所以今天的臺灣文學課題絕不可能爲了怕麻煩而撇清、隔絕於整體的文化運動之外，我以爲經過鄉土文學論戰戰火歷煉的臺灣文學，應該可以在肯定、自負而尊嚴的基礎上推動，領導臺灣的文化建設運動，融入臺灣文化建設運動之中，爲其磐石，爲其指針。

二

我以爲八〇年代的臺灣文學，應該在重建臺灣文化的肯定信念上出發，「一九八三年臺灣小

說選」是我第一本獨力編選的年度小說選，所以這個信念也就成爲我編選的主要標準、依據了。無可否認的，優秀的小說作品，必然兼顧思想與技巧的事實，同時我更願進一層的指出，思想的幻化無窮，一個人的力量是無法面面俱到綜理、透視到每一個幽微的角落的；技巧的推陳出新更是永無止境，恐怕也不是一個人的眼光所能照顧得十分週全的。我們無法也無力、更不該拒絕一個思想多元化、與小說技巧多歧化的、新的臺灣文學世代來臨。我們應該有信心承認，這是對臺灣文學有利的出路。因此，年來有關臺灣文學分裂或各成宗派的說法，一則是小覷了「臺灣文學」的包融力，先入爲主地強調它是具有排他性的文學；另則，忽視了臺灣文學之爲文學藝術的價值。今天我們透過文學這一藝術形式去理解人生世界急待解決的困境，表達我們的見解、態度，其本身含有無限自由、廣大的創作可能性在裏面，何必一定要硬加給「民族主義」文學、「第三世界」文學之類的限制。除了對臺灣文學的信念之外，我也願意在這裏重申我對臺灣文學現階段發展方向的信心，我願肯定目前的臺灣文學有走向更充實、更壯大的可能。當然，努力期勉自己把眼光放大在臺灣文學的前途上，也是編選這本選輯時所懷的抱負之一。我相信通過一九八三年的臺灣小說作品，去尋找和我對臺灣文學抱持相同理念的文學工作者，作爲這本選輯的依據時，涵蓋的並不是固持一己的偏見——至少我是如是衷心地期待自己。關於一九八三年一年間，臺灣小說創作的情形，我不能標新立異地指出它是臺灣小說突飛猛躍的一年，我寧願相信小說創作者

的頭腦勞動一如雙手的勞動者一樣，以誠懇、穩健的步調，勤力只問耕耘，讓收穫留給那尚未到臨的日子。誠然一九八三年的臺灣小說作品，的確在關懷的視野上、觀察事物的敏銳度上、小說表達的技法上都不難找到可具體羅列的進境，不過整個小說文學的腳步仍然是遲緩的，只能審慎地肯定跨了小小的一步。做為小說的讀者、喜愛者，應該有信心接受這個事實。

在今天所謂資訊當道的時代，小說之成為一種文學藝術所需要的冗長和繁雜的形式，註定要接受人們對傳統文化形式耐心的考驗，在講求速度、準確與直接的新時代環境裏，小說創作無論聚合多少人類智慧的精粹、如何絞盡腦汁都無法避開這個形勢的挑戰。但是我不認為小說應該自慚形穢就此自承是落伍的文學形式，抑或小說家紆尊以求、走通俗大眾化的倒退路向是睿智的行為。我以為小說應該沉着地接受人類生活型態的耐力考驗，我們應該肯定小說之成為藝術形式，蘊含的詮釋整個宇宙現象的可能性，和這種不避繁冗形式的必要性，確定小說之為藝術形式的無可取代價值。

仔細研讀了這一年的臺灣小說之後，我不敢說我已將最優秀的小說作品毫無遺漏地呈現在小說愛好者的面前，但是我願意傳達的是我對今天所有在小說創作的崗位上盡心盡力的文學工作者無限的敬意。小說，是我個人偏愛的文學體裁，也是臺灣新文學發展歷史中為我所信賴、肯定的一種藝術表現方式，不過這並不證明我同意臺灣小說的藝術成就已臻化境的說法；相反的，我以

爲臺灣小說在八〇年代面臨了困境，不算低的起跳點威脅着許多創作者的信心，面對七〇年代以前的一些優秀傑出作品所立下的規模，有不易突破的瓶頸。根據我的觀察，出現在八〇年代的新銳小說家，並不是今不如昔，而是有了格外艱深的課題而已，所以我對所有嘗試性的努力，包括思想表達、技巧表現的，都認爲值得鼓勵。文學殿堂的建立需要一羣信心堅毅的朝山信徒，三步一叩，五步一拜，以積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積累。

今天世界強大的大眾傳播威力，要捧紅一個作家不難，但並不能保證提昇其作品的價值於絲毫。如果七〇年代鄉土文學之風蔚成之後，大眾傳播界爭相設立的小說獎，可以視爲臺灣小說曾經喚回一個屬於小說的世代的話，我想它也應該對今天小說品質出現若干暮靄沉沉的單調現象負起責任。因此，對於熬住寂寞、不事爭逐名利的創作者，又令人多增一層敬意。不過份的說，一九八三年的臺灣小說是在不太清純的文學空氣中奮力生長的一寸新芽，也許是文學史上微不可察的一小點，卻是文學工作者披肝瀝血的一搏，在文學成長的路上，我信仰積跬步成千里的笨拙方式。耐心等待文學的成長，可以培養對文學的信心。

三

從一九八三年臺灣地區發表的數以千計的短篇小說作品中，挑選十一家、十一篇作品，編成

這個編輯，編選的方向，除了前述的，印證我對臺灣文學的信念、對小說藝術的信仰之外，同時也希望藉此窺探臺灣小說蛻變的訊息。入選的十一家之中，只有鄭清文、七等生是屬於六〇年代崛起的資深作家；施明正雖然在六〇年代一度以詩家、畫家的身份出現，卻是在七〇年代後期以休火山復發的姿態成為臺灣小說界的翹楚。創作上早熟的林雙不，以碧竹之筆名所寫的散文頗富盛名，但在一九八三年的小說創作卻有個嶄新的出發。餘外的余綺芳、呂則之、王幼華、吳錦發、王定國、陌上塵、田雅各，毫無例外的全部都是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的，甚至是八〇年代才出現的新生代小說家名字。這是一份連我自己也感到詫異的名單，我無意在此宣稱臺灣小說已經將接力棒遞給更新一代的好手，然而這份名單無論如何已掩蓋不住臺灣小說內部一股蠢蠢欲動的新訊息。新一代小說家的表現，一如我們前述的期待裏對臺灣文學的方向保持着審慎的批判和使命承傳的特點，若干迹象顯示他們的確有從前賢既有的成就上飛躍的宏偉抱負，反觀資深作家的新作品，也相對地在某種程度上有相應的應變措施。

十一位作家中最資深的鄭清文，其作品到目前為止，仍然有深不可測的一面，二十多年來對小說藝術的表達，鄭清文保有他獨特的哲學、樸實、含蓄又能蘊含無窮的風格，一直像一面鏡子一樣，提供臺灣文學反省的力量。「升」所反映的是屬於臺灣社會中產階級的世界，透過一個焦急地等待升遷消息發佈的老公務員內心的檢查，刻畫了臺灣中產階級保守、褊狹、顛預、因循且

苟的典型面貌。這篇對現實挖苦得十分犀利的小說，和新生代所走的社會寫實路線品味完全不一樣，在被努力淡化過的人物、事件本身找不到絲毫足以激動人心的酵素，然而內底裏它已經盡可能地包含一個階層、一個世代、一段歷史性的生活面貌。這篇小說不但可以提供我們，為什麼當絕大部分的作家為各種不同的文學運動弄得暈頭轉向的時候，鄭清文還是像一座冰山一樣、冷默得怕人的答案；同時也為寫實主義文學升級、超越的困境做了一次示範。

七等生在六〇、七〇年代是集神秘、詛咒、贊美、爭議於一身的異色作家，他走了一段相當長的孤傲、風標獨立的創作之路，也留下了一批為數可觀、為人議論不休的作品，我無意對那些常令讀者感到自卑的作品妄置一詞，不過經過沉潛後復出的、屬於八〇年代的七等生小說卻出現了新的面貌，當他將敏銳多思又前衛的創作精神轉移在現實的事務上時，扮演的是憂心忡忡又多智的先知角色。「垃圾」所關心的垃圾問題是嚴重的現代文明病之一，以臺灣這個社會言，這個病癥剛剛萌發，七等生以預言的方式提出警告，垃圾將成為人類新的生活災難，透過住處已經被自己製造的廢棄物包圍起來這個事實，諷刺人類今天的生活品質，洞察現代人生活的內蘊。在某種意義上，「垃圾」象徵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尖端觸覺，是世代性的標誌。

我以為王幼華在「健康公寓」裏所關心的現代人的居處問題，余綺芳的「謝」提出的老人問題，或王定國在「遇見瑪麗的清晨」所要檢查的現代經濟動物行為，都是最近臺灣小說裏羣聚性

出現的探討主題。這個現象說明，我們新一代的小說家敏銳的創作觸鬚有同時伸向這個社會未來的共識共覺。「健康公寓」諷刺性的解剖現代人的居住空間，主要的還是將刀口朝向人的原罪意識。將整個創作心思放在觀察人類心靈的王幼華，有一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新性惡論，懷着善意的疑慮，追究、探討浮生萬象的內底。「健康公寓」象徵現代住宅裏所隱含的古老的道德問題，面對急遽變動的世界外貌，感慨人類內在結構的鬆緩崩潰的景象。

余綺芳的「謝」以女性特有的纖細筆觸和細密心思，觀察到生命凋零、老化的現象、老境堪憐的問題，屬於未雨綢繆，也反映了文學的前瞻能力。研究臺灣社會的學者，近年來已逐漸由兒童、婚姻、職業、青少年、教育等熱門話題擴散到中年人、老年人的身上，甚至有人警告說，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前，老人問題將成為此地嚴重的社會問題。「謝」雖然是篇沒有明確時間背景的作品，然而所觸及的問題，不但有嚴肅的社會性，也具有恆遠性，刻畫的是普遍的生命現象。

「遇見瑪麗的清晨」的作者王定國，崛起於學生文學獎不過是短短數年間的事，但以他結集出版的小說集「離鄉遺事」看來，年紀輕輕已經搶先建立了透過小說敘述人生的據點。他以現代人的愛情觀去試探金權當道的現代社會，所要闡釋的現代人生活的道德理念，已經屢有斬獲。這篇「遇見瑪麗的清晨」針對臺灣八〇年代的社會經濟本質有感而發，有許多深密隱奧的挖掘，令人擲地三嘆。八〇年代的臺灣經濟在繁榮匆忙變動不羈的幻化下，總還有令人不能心安信賴的感